



□ 12
2890
14



古經解彙函 第十六

春
秋
繁
露
路

江都凌氏注本

門 口 12
號 2890
卷 14

春秋繁露注序

賜進士出身 誥授朝議大夫前翰林院編修山東沂州府知府新安洪 梧撰

余初主梅花講席之年則以公羊通禮詩經通禮課業諸子時凌子曉樓以所著四書典故覈進見其好學窮經精心求古與言曰子廣陵人也廣陵之學有曹憲李善之文選注唐人以為詞章之學然訓詁特詳博通記此詞章而兼訓詁之學也有杜佑之通典裛輯八門包羅前代此政書之學也有潘徽之江都集禮道備五常用兼八代此五禮之學也有董仲舒之春秋繁露傳授公羊該通經禮此春秋公羊之學也繁露一書未有箋



釋不熟公羊者則不能讀繁露而妄臆爲贗作業幾廢矣子其有心於是乎凌子由是卒業公羊并讀繁露由明經赴舉京兆從遊阮侍郎之門佐集經籍亦嘗誨之曰聖經賢傳論修齊治平者備矣大都不外河間獻王一語實事求是而已而事之是非孰有大於春秋者乎公羊孤經久成絕學以子精力強盛曷不盡心先師有言朝聞道夕死可矣況來日未有艾乎武進劉君申受於學無所不窺尤精公羊與之講習庶幾得其體要矣于是所見益廣所業益進三載歸繁露諸篇皆能通究本末復肆力於先秦兩漢諸儒之書及諸經義疏凡

繁露篇義字句皆櫛梳而理解之不但貫徹何徐而董氏三年下帷根柢之蘊正諠明道天人之本原靡不洞於心而抉於手蓋江都廣川之所未行漢武之所未用者皆悉數其家珍覩縷其淵蓄而後知仲舒以公羊之學爲王佐之才信不虛也盧抱經先生僅以公羊釋繁露已令讀者稍見眉目凌子乃能以諸書疏證俾無疑義故於注繁露時并爲公羊五禮補疏十有一卷是凌子有功於董子而又有功於何徐也由此日博於文則曹李訓詁之選學在是而約之以禮以施於用卽潘氏五禮之學杜氏政書之學亦在是廣陵之學皆在凌子

矣凌子勉乎哉

嘉慶二十年五月初十日書於梅花書院之羣玉堂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春秋繁露序

六經道大而難知韓詩外傳千舉萬變惟春秋聖人之

志在焉孝經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自孔子沒莫

不有傳名於傳者五家用於世纔三而止耳漢書藝文

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章昭

曰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也按鄒氏無師夾氏無

書惟三家立於學官其後傳世學散原迷而流分蓋公羊之學後

有胡母子都廣韻風俗通云胡母姓本胡公之後也公

鄉遠本胡公近取母邑故曰胡母氏也漢書曰董仲舒

治其說公羊疏胡母生以公信勤矣嘗為武帝置對於

篇又自著書以傳於後其微言至要蓋深於春秋者也

然聖人之旨在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

韓詩外傳

儒者儒也儒之為言無也不易之術也意林風俗通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翫聖哲之詞動則行典籍

之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出

聖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既晦而隱焉董生之

書師古曰生猶言先生視諸儒尤博極闔深也本傳稱玉杯繁露

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請俟

賢者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書常謂仲舒之學久鬱不

發將以廣之天下就予求序因書其本末云慶祿七年

二月大理評事四明樓郁書按郁字子文

自序

自序

國子學生江都凌曙撰

昔仲尼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為撥亂反正之書聖

德在庶修素王之文焉周室既衰秦并天下焚書阮儒

先王之道蕩焉泯焉炎漢肇興鴻儒蔚起各執遺經抱

殘守闕公羊至漢始著竹帛書紀散孔不絕此中蓋有

天焉廣川董生下帷講誦實治公羊維時古學未出左

氏不傳春秋公羊為全孔經而仲舒獨得其精義說春

秋之得失頗詳蓋自西狩獲麟為漢制法知劉季之將

興識仲舒之能亂受授之義豈偶然哉据百國之寶書

乃九月而經立于是以春秋屬商商乃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自高至壽五葉相承師法不墜壽乃一傳而爲胡母生再傳而爲董仲舒太史公謂漢興五世之間唯仲舒名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觀諸藝文所載著述甚縷今不概見所存者唯春秋繁露十有七卷原書亦皆失次然就其完善者讀之識禮義之宗達經權之用行仁爲本正名爲先測陰陽五行之變明制禮作樂之原體大思精推見至隱可謂善發微言大義者已漢武卽位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

狩封禪改厯服色事未就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然終未盡其用當武帝時公卿以下爭於奢侈僭上亡度民皆背本趨末仲舒乃從容說上切中當世之弊及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武帝乃悔征伐之事無益也劉向謂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筦晏之屬殆不及也今其書流傳旣久魚魯雜採篇第褫落致難卒讀淺嘗之夫橫生訾議經心聖符不絕如綫心竊傷之遂乃構求善本重加釐正又復采列代之舊聞集先儒之成說爲之注釋及隋唐以後諸書之引繁露者莫

不放其異同校其詳畧書曰姓氏咸臚列于下方夫聖
 情幽遠末學難窺賴彼先賢以啟禱昧事跡既明義例
 斯得輔翼經傳舍此何從曙也不敏耽慕其書傳習有
 年弗忍棄置至于是書之善正誼明道貫通天人非予
 膚淺之識所能推見登堂食馘願以俟諸好學深思之
 士
 嘉慶二十年四月既望書于蜚雲閣

凡例

- 一是書以 聚珍本為主按語臚列于下凡官本
 按其他本作某者皆是
- 一是書明王道焜本向有注者加原注二字引盧
 學士抱經本加盧注二字
- 一是書缺文據 聚珍本增入
- 一是書錯簡凡有此下當按某處者皆依官本及
 武進皋文編修讀本盧學士刻本改正
- 一是書所引春秋皆公羊家言故兩傳不敢羸入
 惟書中引穀梁之文僅一條故引穀梁以注之

至於土地人名間有引杜注者以無關義例故也

春秋繁露目錄

古經解彙
函之十六

卷一

楚莊王第一

玉杯第二

卷二

竹林第三

卷三

玉英第四

精華第五

卷四

王道第六

卷五

滅國上第七

滅國下第八

隨本消息第九

會盟要第十

計臺本作
盟會要

正貫第十一

十指第十二

重政第十三

卷六

服制象第十四

二端第十五

符瑞第十六

俞序第十七

離合根第十八

立元神第十九

保位權第二十

卷七

考功名第二十一

通國身第二十二

三代改制第二十三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堯舜湯武第二十五

服制第二十六

卷八

度制第二十七

一名調均篇萍鄉本在三十五

爵國第二十八

仁義法第二十九

必仁且知第三十

卷九

身之養第三十一

對膠西王第三十二

觀德第三十三

奉本第三十四

卷十

深察名號第三十五

實性第三十六

諸侯第三十七

五行對第三十八

闕文第三十九

闕文第四十

卷十一

為人者第四十一

五行之義第四十二

陽尊陰卑第四十三

王道通第四十四

天容第四十五

天辨第四十六

陰陽位第四十七

卷十二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陰陽義第四十九

陰陽出入第五十

天道無二第五十一

煖燠孰多第五十二

基義第五十三

闕文第五十四

卷十三

四時之副第五十五

人副天數第五十六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五行相勝第五十八

五行相生第五十九

五行逆順第六十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卷十四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郊語第六十五

卷十五

郊義第六十六

郊祭第六十七

四祭第六十八

郊祀第六十九

順命第七十

郊事對第七十一

卷十六

執贄第七十二

山川頌第七十三

求雨第七十四

止雨第七十五

祭義第七十六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卷十七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如天之為第八十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天道施第八十二

董仲舒傳

董仲舒廣川人也

廣韻颺叔安裔子董父實甚好龍帝

志廣川屬信都國景帝二年為廣川國諸侯王表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顏師古注謂趙平原真定中山廣川河間也史記儒林傳稱於趙自董仲舒仍其故也後漢安帝延光元年改信都為安平國分廣川屬清河國故曰廣川也

孝景時為博士

百官表博士秦官掌下帷講誦董家記景州廣川鎮仲舒下帷于此班固曰仲舒遭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合學者有所統壹為

首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益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

顏師古曰言新學者但就其舊弟子受業不必親見仲舒

雖有園圃不窺視之言專學也王充曰董仲舒進退容

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索隱曰按

仲舒事易王武帝兄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

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

欲漢舊儀儒術奏施行董仲舒請中廢為中大夫漢書母邱

壽王傳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

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索隱曰按漢書以為遼東

高廟及長陵園殿災也仲舒災異天子詔諸生示其書

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徐廣曰一作茶亦音舒史記仲舒弟子遂者蘭陵楮

溫呂步舒大廣川殷忠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

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為

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宏治春秋不如董仲舒

而宏希世用事位至公卿史記丞相公孫宏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家貧牧豕

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儒林傳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原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

矣董仲舒以宏為從諛宏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

使相膠西王史記宏為人意思外寬內深諸嘗與宏有卻者雖陽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

仲舒於膠西皆宏之力也漢書膠西于王端孝景前三年立方與紀要膠西治今萊州府膠州高密縣亦曰高

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

罪疾免漢書凡相兩居家至卒終不置產業以修學著

書為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

秋其傳公羊氏也

師古曰凡言傳者謂為之解說公羊高齊人名高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

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齊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與

董仲舒皆見於圖讖是也

春秋繁露卷一

史記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頗著文焉索隱曰繁露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

立絕無繁露注云繁露晁之所垂也博物志牛亨問崔豹晁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

露也西京雜記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詞周禮大司樂賈公彥疏前漢董仲舒作春秋

繁露繁多露潤為春秋作義潤益處多玉海云董仲舒春秋繁露以屬辭比事有連貫之象焉

漢 廣川董仲舒撰

江都凌曙注

楚莊王第一

樓四明云潘氏本楚莊王篇為第一他本皆無之然則為潘氏附著無疑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

徐廣曰楚在南

郡枝江縣括地志云歸州巴東縣東南歸故城楚子熊繹之始國也周本紀注帝舜後遇父為周武王陶正武

王賴其器用封其子媯滿于陳都宛邱之側宣十一年

不與外討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

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

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弑

君弑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

可也注辟天子故貶見之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

子史記封尚父于營邱曰齊正義曰今臨菑縣呂望所

下伐吳執齊何也非賢慶封罪隱故執不知問曰莊王

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舒弑其君平國以賢君討重

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

得者原注宋本見其不得也春秋見其不得是故齊桓不

予專地而封之僖二年經城楚邱傳然則孰城之桓公城

晉文不予致王而朝詩譜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

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

會公朝于王所傳曷為不言公知京師天子在是也天

子在是則曷為不言天子在是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

家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

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楚莊弗予

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楚莊弗予

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原法恐貶矣官本

他本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

作此說文况文約而法明也孔子世家約其問者曰不予諸

譬也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慶封之殺古蔡國縣東有蔡岡因名

也昭十三年經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不予諸

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予諸侯專封也侯專討

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慶封之殺當有於字何也不予諸

之文不復見于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

殺慶封之經傳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

之武進侍郎莊公存與曰春秋之辭文有不再襲事有

不再見明之至也事若可類以類索其別文若可貫

以貫異其條聖法已畢則人事雖博所不存也

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

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

之宜死昭四年傳慶封之罪何以為天下大禁曰人臣

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於

此其云爾也廣韻臣伏也男子賤稱春秋說曰正氣為

逆而奪取曰篡字從厶音私算聲算桑管反蒼頡篇自

營為厶弒君之法理無外聲故字從厶也按殺當作弒

白虎通引春秋議曰弒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

敢卒候間司事可稍稍弒之釋文云弒從式殺從父不

同君父言弒積漸之名臣子云殺卑賤之意字多亂故

時復音之鹽鐵論威厲而不殺殺音弒石經弒作試蓋

古通用也今則昉釋文之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

例弒殺二字每別白言之市故城鮮虞國都也昭十二年經晉伐鮮

而夷狄也

虞注謂之晉者中國以無義故為夷狄所強今楚行詐

滅陳蔡諸夏懼然後去而與晉會于屈銀不因以大綏

諸侯先之以博愛而先伐同姓從曰春秋尊禮而重信

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

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恐不

禮而死於火

疑一作禮而死於火

史記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世

睢陽縣襄三十年傳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諡何賢也何

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

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齊桓公疑信而虧

下堂傳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其地莊三十年傳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

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曰君許

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

昭十二年疏言先伐同姓者正以鮮虞姬姓故也索

隱曰中山古鮮虞國姬姓也說文適之也宋魯語

女無良心

女汝

禮以不荅有

盧注有古與又同書內多如此

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

魯危殆亡而齊桓安之

官本按安他本作公

於彼無親尙來憂我

閔二年傳莊公死子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

甲立僖公而城魯

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

飛戾天

傳宛小貌鳴鳩鵲鵲翰高戾至也行

我心憂傷

念彼先人

毛詩彼作昔毛傳

明發不寐

毛傳明發發夕至明

有懷

二人人皆有此心也

今晉不以同姓憂我

盧注舊本作

其同姓憂我訛

强大厭我

厭讀如檀弓死而不厭者三畏厭溺之厭

我心望焉

曰望猶責望謂恨之也

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

師古曰已

是婉

辭也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

隱元年注公者五等

之爵最尊王者探臣子心欲尊其君父使得稱公故春秋以臣子書葬者皆稱公昭二年經冬公如晉至河乃

復傳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

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

昭二十三年經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

曰惡

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何懼

官本按何懼他本作於志

是已矣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

於文而甚於昭公受亂陵夷

師古曰陵邱陵也夷平也言其頹替若邱陵之漸平

也而無懼惕之心囂囂然輕詐妄討犯大禮而取同姓

昭十年注去冬者蓋昭公取吳孟子之故貶之師古曰取讀曰娶

接不義而重自輕也

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

師古曰以禮物相慶曰賀

國家亂則四

隣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

謂齊晉不能救正

出走

八年

自二十五年九月孫於齊至三十年薨于乾侯始終出走凡八年

死乃得歸

定元年經

公之喪至

身亡子危

定元年傳即位何以昭公在外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

知在季氏也

困之至也

釋文困窮也

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

窮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同姓詎至於是雖取同姓能

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

師古曰簡謂行簡於仁義也

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

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

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

顏安樂從

襄二十一年以後孔子生訖即為所見之世

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

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

隱元年注所見者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

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會祖時事也

所見六十一年所聞

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

其禍於傳聞殺其恩

漢書韋元成傳親疎之殺殺漸降也

與情俱也

隱元年傳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

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

十五年經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

子赤殺

按殺當

弗忍言日痛其禍也

文十八年經冬十月子卒傳子卒者孰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

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注所傳聞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

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

莊二十二年經十月乙未子般卒

屈伸之志詳

略之文皆應之

運斗樞曰春秋設七等之文以貶絕錄行應斗屈伸是也

吾見其近

近而遠

釋名貴歸也物所歸仰也

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

輕輕也

賤踐也卑不見踐履也

有又知其厚厚而薄

薄善善而惡惡也

司馬遷傳善善惡惡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非獨譏刺而已也師古

曰善善者謂

有又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

後

漢襲善人也

百物皆有合偶偶之

合之仇之匹之善矣

爾雅仇合也毛詩疏雉為匹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此之謂也然則

春秋義之大者也

司馬遷傳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

當一王

得一端而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

之法

其溫辭可以知其塞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

不隱於尊亦然於賢亦然

隱元年傳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

此其

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

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

謹矣

原注逾一作愈

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

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

定元年傳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

知已之有罪焉爾注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設使定哀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詰則不知已之有罪

於是此孔子畏時君上為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盧注錢云此春秋說開端大旨當為首篇如冕

旒然繁露之名或取於此今次於前三節後而以楚莊王題篇疑出後人掇拾綴緝所致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

正方圓

廣韻規圓也字統云丈夫識用必合規矩故規從夫也淮南子規者所以員萬物也矩者所以

方萬物也

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

淮南子一律而五音十二律

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又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

徵南呂為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

雖有知心

釋文知音智

不覽先王不能平

天下

官本按覽他本作覺

然則先王之遺道

遺留之道

亦天下之規矩

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

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

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也春

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

昭五年傳舍中軍者何復古也

譏易常

僖二十一年經新

作南門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注惡奢泰不奉古制常法疏奢泰不依古法

欲其法先

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

左傳注介因也

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

此以為辭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聞

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聞諸侯之

君射狸首之樂者

大射儀曰樂正反位奏狸首以射樂記疏舊解狸之取物則伏下其頭然

後必得射亦必中如狸之取物矣鄭注云狸首逸詩會孫也狸之言不來也封禪書云設射狸首徐廣曰狸一

名不

於是自斷狸首縣而射之

鄭元曰縣音元師古曰此本古之縣字耳後人

轉用為州縣字乃更加心以別之非當借音曰安在於樂也此聞其名而不

知其實者也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

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

白虎通王者受命必改朔

何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

若一因前制

修故業而無有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
 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鄭元曰承奉承不失隊也事君者
 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
 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白虎通所以有夏殷周號何以爲王
 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爲子孫
 制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
 別改制天下之大禮號以自別於前所以表著已之功
 業也必改號者所以明天命已者欲顯揚已於天下也
 已復襲先王之號與繼體守文之改正朔白虎通三正
 君無以異也王不顯不明非天意也改正朔白虎通三正
 而改隱元年疏凡正朔之法不得相因滿三反本禮則
 然矣但見其受命將王者應以十一月爲正則命之以
 赤瑞應以十二月爲正則命之以黑瑞易服色者服色車
 瑞應以十三月爲正即命之以黑瑞易服色者服色車
 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白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

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潛夫論風者氣也俗者習也土
 之風焉人居此地習以成性謂之俗焉風有薄厚俗有
 淳澆明王之化尚移風使俗之雅易俗使之正是以上之
 化下亦爲之風焉民盡加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
 習而行亦爲之俗焉白虎通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
 之名無易道之實質如君南面臣北面皮弁素積聲味
 不可變哀戚不可改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按治
 他本誤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問者曰
 作制

物改而天授顯矣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爲
 應天改之樂爲應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
 樂也史記樂樂其所自生孫炎曰作樂者緣民所樂於
 而作韶已之德若舜之民樂其韶堯也周之民樂其伐紂
 武也

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

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徧合和釋文徧古遍字王者不虛作樂樂

者盈於內史記樂自內出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

樂以成之樂記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白虎通樂言作禮言制樂者陽也樂倡始故言作禮者陰

也陰制度於陽故言制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是故作樂者必

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己以為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

也故韶韶者昭也吳縣沈孝廉欽韓曰此與大司樂注義畧同然彼昭作紹他處亦多紹字

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

其救之於患害也故護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

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樂之一也其所

同樂之端不可一也官本按同樂之他本作之樂同按自王者不虛作樂至不可一也見

元命包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

世異樂記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

王作武四樂殊名官本校樂他本作代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

吾見其效矣史記名與功偕正義曰名謂樂名也功者揖讓干戈之功也聖王制樂之名與所建

之功俱作也若堯舜樂名咸池大韶湯武樂名大護大武也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

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釋文風是諸侯政教所以風天下論語云

君子之德風並是此義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箋云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為

旅傳旅師也當是時紂為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

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為樂謂之大武言

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

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樂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

者離而復合所為一也漢書禮志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修外而為異同則和親異

則畏敬和親則無怨敬畏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為一體

玉杯第二漢書說春秋事得失間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師古

曰皆其所著書名也

春秋譏文公以喪取文二年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取也娶在三年之外

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為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為皆有之則曷為獨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於已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難者曰喪之法官本按之法他本誤作此月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

十五年閏二年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白虎通喪服以爲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不樹喪服無數

亡之則除後代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為之制以甚斷之父至尊母至親故為加隆以盡孝子之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葬二十五日也禮有

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今按經文公乃

四十一月乃取取時無喪出其法也久矣何以謂之喪

取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今取必納幣納幣之月在

喪分故謂之喪取也且文公以秋禘祭文二年經八月丁卯大事于太

廟躋以冬納幣文二年經公子遂如齊納幣皆失於太蚤師古曰蚤古早字

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閏二年注禮禘禘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

畢遭禘即禘遭禘即禘今不譏前之禘祭太蚤而獨譏後之納幣太蚤也必以三年之喪肌

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

文二年傳欲久喪而後不能也注禮作練主當以十

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月也

猶宜未平

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

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以喪取也不別先後賤

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

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

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

文二年注非虛

加之也者非虛加責之以人心為皆有疾痛不忍娶者爾重志之謂也志為質物為

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

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

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廬來是也

僖二

十九年傳介葛廬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注不能升降揖讓也介者國也葛廬者名也進

稱名者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以禮義杜預注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有文無質非

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

方輿紀要又山東萊州府高密縣東

北有廢渚于縣亦古州國世本州國姜姓桓六年傳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為謂之寔來

慢之也曷為慢之化齊人語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

而後文右志而左物

師古曰右尊也左卑也故曰

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荀子引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後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辭令云乎哉樂云樂云鐘

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

故孔子立新王之道

隱元年注春秋託新王受命于魯

明其貴志以反

和見其好誠以滅偽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

表記殷周之道

不勝其弊注殷周極文民無恥而巧利後世之政難復也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臣民之心不可一

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為君心之未

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

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

文九年傳踰年稱公矣則曷於其封

內三年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此非之義一年不二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

以君隨天耶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

也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

哀十四年傳春秋何以始乎隱

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注人道浹王道備論衡孔子

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撥亂世反之正人道浹王道備所以檢押靡薄之俗者悉其

密致夫防決不備有水溢之害網解不結有獸失之法患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

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師古曰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隱公十一年桓

公十八年莊公三十二年閔公三年僖公三十三年文

公三十二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

年也史記自序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

表貶天子退諸侯封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相為左右以成文采

釋名文者會集眾采

以成綿繡會集眾字以其居參錯非襲古也

晉灼曰引名責實參

錯交互明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

知事情也

經解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桓譚傳注比謂類例偶其類覽其緒文穎曰緒尋也謂本其統

緒而正之屠其贅老子曰餘食贅行河上是以人道浹而王也謂本其統

法立官本按道以為不然今夫天子踰年即位文九年傳

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亦知諸侯

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

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原注安故能以比貫

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以明殿火災對春秋之道舉往

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

去若形體之可肥曜爾雅曜而不可得革也是故雖有

至賢能為君親含容其惡不能為君親令無惡書曰厥

辟不辟去厥祇官本按他本無不辟二字尙書作厥辟

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安能如是父不父則

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

倒序以不三年官本按他本無倒序又以喪取取於大

夫以卑宗廟文四年傳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畧之也

奉宗廟故畧之亂其羣祖以逆先公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

祀也其逆祀柰何先禰而後祖也注文公緣僖公於閔

公為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

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為兄弟顧有貴

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

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

故諸侯弗予盟

文七年經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

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

公盟跌晉大夫使與公盟也

命大夫弗為使

文八年經公孫

敖如京師不至

復丙戌奔莒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人

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師古曰逮

也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

是時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

君子知在位

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

官本按以他本誤作在

是故簡六藝以贍

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

大而各有所長

儒林傳古之儒者博學厚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

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

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

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

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徧舉其

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闇大博則業厭

盧注大並音泰

二者異

失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為師者既美其

道有慎其行齊時早晚

盧注齊酌齊也與劑同

任多少適疾徐造

而勿趨稽而勿苦

淮南子太疾則苦而不入太徐則甘而不固注苦疾意也甘緩意也師古

曰趨讀曰促促速也稽考也考法于前人也

省其所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

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

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殺

當作弑

賊討

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

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

隱十一年

傳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宣六年注據宋督鄭歸生齊崔舒弑其君後不復見

今趙

盾弑君四年之後別牘復見

官本按牘字原本他本俱誤作獨今據黃氏日鈔所

引改正說文云牘書板也蓋長一尺因取名焉宣二年經晉趙盾弑其君夷獯宣六年經春晉趙盾衛孫免侵

陳傳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弑君者趙穿也非春秋之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

常辭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見猶

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

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不

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弑非不當誅也

廣韻誅責也釋名曰罪及日誅如誅大樹枝葉盡落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

直以赴問而辨不故弑

官本按故他本作誅

非不當罪也

昭十九年經冬

葬許悼公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貫比而論是

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

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

誣罔也以無為有也今

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

同留經中憐援比類

官本按憐他本作縉荀子倫類不通注通倫類謂雖禮法所未該以

其等倫比類而通之謂一以貫之觸類而長之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

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

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

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為弑父

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為弑君而罪不誅者逆

而罪之官本按罪他本作距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漢書夫度者別於分忖於寸小雅巧言之詩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

觀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弑之鄰也按盾辭號

乎天宣六年傳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獯趙苟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

丙不誠安能如是官本按他本下衍一是字故訓其終始無弑之志

順也盧注訓挂惡謀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

宜為君官本按他本此下有之字討賊也猶子之宜為父嘗藥也昭十九年禮

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鄭注嘗度其所堪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傳賊未討

何以書葬不成於弑也曷為不成於弑止進藥而藥殺

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

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

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為弑君也與止

之不嘗藥為弑父無以異太史公自序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

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盾不宜誅以此參之問者曰

夫謂之弑而有不誅其論難知非眾之所能見也官本按眾

他本作董故赦止之罪以傳明之昭十九年傳葬許悼公是

止之罪辭也盾不誅無傳何也曰官本按他本脫曰字世亂義廢苟上

不臣篡弑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誰言其誅故晉

趙盾楚公子比

昭十三年傳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

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於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眾罷而去皆不誅之文

昭十三年經楚公子棄疾之靈王經而死 而弗為傳弗欲明之心也問者曰人弑其君重

不誅之 卿在而不能討者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

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

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

之厚也趙盾不在國君弑不討賊遂加以弑君是責薄惡之厚 曰春秋之道視人

所惑為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

善莫知其罪莫知其君弑賊不討之罪 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

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

師古曰湛讀日沈沈深也 曰吁

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

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筭之民何足數哉羣經音辨

也鄭注筭竹器容也 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

也傳曰輕為重重為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

立趙盾嫌無臣責許止嫌無子罪春秋為人不知惡而

恬行不備也師古曰恬安也音大兼反 是故重累責之

鬼谷子鉤辭也 也也作同乍異其不可善者或先微之而後重累或先重

以累而後毀之或以重累為毀或以毀為重累逸詩呂氏春秋將欲毀之必重累 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不過

之將欲陪之必高舉之 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後漢馬武傳注矯正也枉曲也孟子曰矯枉者過其

正師古曰
正曲曰矯

春秋繁露卷一終

番禺王國瑞陳慶修鄭權校字

春秋繁露卷二

漢 廣川董仲舒撰

江都凌曙注

竹林第三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至邲之戰偏

然反之何也

宣十二年經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傳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

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注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為君臣之禮者以惡晉也春秋土地名京相璠曰邲在敖

北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

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

宣十二年傳莊王親

自手旌左右擣軍退舍七里

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善而欲擊之所

救已解如挑與之戰

官本按如他本作而盧注古而如通用宣十二年傳既則晉師之救

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疆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

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為禮秦穆侮蹇叔而

大敗釋文秦者隴西谷名也在雍州鳥鼠山之東北昔皋陶之子伯翳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虞賜姓曰嬴其未孫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于秦谷僖三十三年傳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冢上之木拱矣爾易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于殺之欽巖是文王之所避風兩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鄭文輕眾與姜戎要之殺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

而喪師釋文鄭者國名周宣王母弟桓公其所封也詩譜云宋國圻內咸林之地今京兆鄭縣是其都

也閔二年經鄭棄其師傳鄭棄其師者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說苑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為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為位也夫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能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春秋之敬賢重民如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

是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莊十年傳物者曰侵精者曰伐

注稱麤也將兵至竟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麤猶精密也傷其害所重也隱二年注凡書兵二言次第不遺也

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

伐之辭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

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故曰凶年

修舊則譏莊二十九年經新延廢傳新延廢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

日新注繕故造邑則諱莊二十八年經冬築微大無麥禾傳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為先言築微而

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是害民之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

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為害幾何攷意而觀指則

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

者設官本校好他本作惡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弛其文德

洽此四國鄭注弛施也協和也地今詩作矢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

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為之者原注

一作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之

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隱六年注戰例時而善

偏戰僖元年傳季子待之以偏戰注莒人可忿而能結日偏戰是其不加暴之義按詐則出其不意傷害

尤恥伐喪襄二年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諱

也喪而榮復讎莊四年經紀侯大去其國傳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

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奈何以春秋為無義戰而盡

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春秋潛潭巴災之為言傷也隨事而誅異之為

言怪也謂先發感動之也雖畝有數莖音恒草木幹也猶謂之無麥苗也莊

年經無麥苗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

而復讎者有二焉莊四年傳何賢乎襄公復讎也莊九年經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傳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為伐敗復讎也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

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為不可

戰王本脫則無麥苗亦不可也以無麥苗為可則無義戰

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戰也王本戰善其偏不善其戰

有以效其然也盧注效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

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

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成十五年傳春

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說苑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

惠未襲不可以製未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

夷狄夏而後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

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桓三年經夏齊侯衛侯

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戰不如不戰然而有

為近正柰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胥命于蒲傳胥命者何

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

在於指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注春

善惡耳孔子舉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也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

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

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

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何晏曰棠棣之華反而

于大順也新論古之權者審其輕重必當必理而後行

焉易稱巽以行權語稱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權者反於

經而合於道反於義而後有善若棠棣之華反而後合

也法言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

他歟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

莊侍郎曰春秋以辭成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後世以聖

心之極觀其辭必以聖人之心存之史不能究游夏不能主是故善說春秋者止諸至聖之法而已公羊子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無或執一辭以為見聖無或放一辭而不至於聖推見至隱懷之為難違之斯已難得其起問又得其應問則幾無難應而不本其所起見為附也起而不達其所以應見為惑也詩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春秋之辭其起人之問有如此也執一者不知問無權者不能應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亦可

司馬子反為其君使廢君命

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

宣十五年經宋人及楚人平

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子相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

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

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

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

反曰然則君請處於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也

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

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為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為仁者

自然而美

樂稽耀嘉仁者有惻隱之心本生於今子反出已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間故大之也難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

襄三十三年傳此大事也曷為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卿

春秋左傳卷二

五

不得憂也諸侯也政不在大夫子反為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

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政在大夫也官本按他本無政字淇梁

之盟原注古閬反爾雅梁莫大於淇梁音義淇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温入河孫注梁小橋也信在

大夫官本按他本無信字而春秋刺之襄十六年傳諸侯皆在是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為其奪君尊也

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

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間也且春秋之

義臣有惡君名美官本按君他本作擅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

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

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為人臣之法也古之良

大夫其事君皆若是坊記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

丙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是乎惟良顯哉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復

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為不得已也柰

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

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止其科官本按止他本作正非相妨也今諸

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義也官本按義他本作意曲禮注雷之發聲物

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已不當然也子反之行一曲之變荀子蔽於

曲一端之曲說淮南子術修之義也原注術疑作獨夫目驚而

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

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

也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

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
 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
 恤其文荀子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禮其盡也故王者先仁而後禮天施然也故曰當仁
 不讓此之謂也孔安國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于師行仁急也春秋之辭有所
 謂賤者有賤乎賤者夫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
 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爨字鑑取亂切說文齊謂之炊爨宣十五年傳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救之忘其讓君子之道
 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
 之大義則幾可諭矣

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

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為大

五帝本紀注泰山東岳也在兗州博城縣

西弗察弗見而况微渺者乎故按春秋而適往事窮其

端而視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齊頃

公親齊桓公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王

之餘尊而志加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

奢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師古曰與讀曰預有怒魯

衛之志而不從諸侯于清邱斷道王本無不字非春往伐魯入

其北郊顧返伐衛敗之新築

釋文魯者周公之子伯禽所封之國也周公有大勳

勞於天下成王留之輔相而封伯禽焉史記封周公且於大昊之墟曲阜正義曰括地志曰兗州曲阜縣外城即魯公伯禽所築也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宋忠曰康叔從康徙封衛衛即殷墟定昌之地春秋土

地名京相璠曰清邱在今東郡濮陽縣東南三十里魏
都尉治杜預注斷道晉地新築衛地宣十二年經晉人
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邱十七年經齊侯伐我北鄙夏
曹伯邾婁子同盟于斷道成二年經齊侯伐我北鄙夏
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當是時也方乘勝而志廣

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悉其眾外得

黨與衛曹四國相輔釋文曹者武王之弟叔振鐸所封之國也爵為伯爵

邱之北荷澤之野今濟陰定陶是也大困之鞏原注音安服虔曰鞏齊地

二年傳前此者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

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楛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于

是使跛者迂跛者使眇者迂眇者二大夫出相與倚間

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

夫歸相與率師為獲齊頃公成二年傳逢丑父頃公之車右

也面目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操飲而

至日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

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卻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

法斲於是斲逢丑父佩觿辨正曰按顏師古刊謬正俗

逢姓者蓋出於逢蒙之後讀當如其本字更無別音今

之為此姓者自稱乃與龐同按德公士元所祖自別殊

非伯陵丑父之裔不得棄其本姓混茲音讀今按左傳

有逢伯陵逢丑父孟子有逢蒙左傳無音孟子音云丁

張並薄江切按逢伯陵商諸侯姜姓逢丑父齊人後漢

有逢萌北海人其字皆從逢廣韻云逢皮江反姓也出

北海左傳有逢丑父其字從逢予疑師古以左傳孟子

諸書皆寫為逢遇之逢故以為臆斷便謂姓無皮江切

書或借用或傳寫舛訛豈可以臆斷便謂姓無皮江切

耶孟子音義又云逢從逢下江切以此見正文誤從

逢爾玉篇斲斬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為天

也側略切一

下笑其端乃從懼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

之因得官本按得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

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

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

終其身家國安寧成八年傳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

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他按成五年會蟲牢七年盟馬陵九年盟蒲

齊侯皆與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劉向集董生有

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故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云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

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

窺蹇跛之容故被鞏之禍遁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

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

呼師古曰於戲歎聲也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古字或作

而別又曲為解釋云有吉凶美惡之殊是不同其大指也義例具在詩及尚書不可一二徧舉之說文孔子曰

鳥故以爲鳥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耶

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爲知權丑父欺晉

祭仲許宋桓十一年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奈何

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於鄆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於

留途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矣祭仲

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

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

者何權者反于經然後有善者也權者祭仲之權是也無

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官

存君子不爲也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爲本

按所難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

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

夫去位而避兄弟者鄭忽奔衛弟突歸君子之所甚貴

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
 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為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
 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簡略也其俱
 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
 凡人之有為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
 秋善之魯隱公隱賤而桓貴隱之立為桓立故隱之立為行權鄭祭仲是也前
 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
 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為也
 而眾人疑焉春秋以為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
 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襄六年經齊侯滅萊傳曷為不
 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正也者正於天之為人性命也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
 義而羞可耻非若鳥獸然苟為生苟為利而已是故春
 秋推天施而順人理官本按人他本作天以至尊為不可以生於
 至尊大羞故獲者絕之桓六年注嫌來輪平獨惡鄭擅
 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
 以至辱為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
 反國復在位矣官本按他本無復字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況其
 溷然方獲而虜耶國策注恩溷同濁貌玉篇虜獲也戰獲俘虜也其於義也非
 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為大辱於晉
 其免頃公為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
 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

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獲重罪請俱死無辱宗

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

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尸子曰

形為辱君子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

義以為不然復察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

間隱元年經春王正月非曰原注猶上奉天施而下正

人然後可以為王也云爾隱元年注王者不承天以置

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

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

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者不

生於大辱盧注有廉恥三字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

而東獲為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

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大戴禮作

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杜預注許潁川

要都許今開封府許州是靈公遷葉今南陽府裕川葉

縣悼公遷奚今鳳陽府亳州東南七十里廢城是旋還

葉又遷于白羽今南陽府鄧州析川縣是許男斯又遷

于容城今荆州府東廢華容縣是蓋皆為楚所遷也成

三年經鄭伐許注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

伐諸夏自此之後中國盟會無已兵革數起夷狄比周

為黨故曰衛侯速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成二年經庚

夷狄之鄭與諸侯盟于蜀以盟而歸諸侯於是伐許

冬楚師鄭是叛盟也成二年經公及楚人以下盟于蜀盧伐喪無

師侵衛

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問者曰是君死其子

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成四年經鄭伯伐許注未踰年君稱伯者

呼其門宣元年傳古者臣有大喪者三年不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

云詩當高宗諒闇高宗商王武丁也鄭注論語諒闇喪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柰

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

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既葬稱子

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以

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

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已起大

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卒而俱至官本按卒他本作率謀共擊

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蠱牢之盟是也蠱當作蟲成五年經公會晉侯

國俠而擊之官本按俠他本作挾鄭罷敝危亡師古曰罷終身愁

千乘之國師古曰道敬事而信知其為得失之大也故

敬而慎之今鄭伯既無子恩官本按他本無既字又不熟計一舉

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

也死不得書葬

官本按他本衍一不字

見其罪也

成六年經鄭伯費卒注不書葬

者為中國諱蟲牢之盟約備強楚楚伐鄭喪不能救晉又侵之故去葬使若非伐喪

此行身不放義

官本按他本行作得孔興事不審時其

何字

如此爾

安國注論語放依也

春秋繁露卷二終

番禺王國瑞陳慶修鄭權校字

春秋繁露卷三

漢 廣川董仲舒撰

江都凌曙注

玉英第四

尸子龍淵生玉英尚書帝命驗有人起戴玉英鄭注玉英實物之名

謂一元者大始也

雅元始也春秋元命包曰孔子曰某

作春秋始于元終于麟王道成也

知元年志者

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

論語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

必也正名乎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

得原注一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非其位而即之雖

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

隱三年傳當時而曰危不得葬也此當時

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盍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

爾為吾子生母相見死母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為
 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
 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
 且使子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
 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非其位不受之先君官本
 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
 本復不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史記正義曰
 受二字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吳國號也太
 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東南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壽
 夢卒諸樊南徙吳至二十一代孫光使子齊築闔閭城
 都之今蘇州也襄十九年傳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
 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
 僚惡乎得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
 然苟能行善得眾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四
 年經衛人立晉傳晉者何公子晉也立者何立者不宜
 立也其稱人何眾立之辭也桓十三年經三月葬衛
 宣公注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衛弱
 於齊宋不從亦有危故量力不責也 俱不宜立而宋

繆公受之先君而危

此言繆公雖受之先君而不能得眾故危

衛宣弗受先

君而不危以此見得眾心之為大安也故齊桓非直弗

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為君者而立罪亦重矣

莊九年經齊小

白入于齊傳其

然而知恐懼故舉賢人而以自覆蓋官本

按故他

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浣也

莊十三年傳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一切

經音義湔洗

遂為賢君

官本按他

而霸諸侯

說苑桓公于是用管

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

救中國攘戎狄卒賜荆蠻以尊周室霸諸侯

使齊桓

被惡而無此美

官本按被他

得免殺滅乃幸已何霸之

有魯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

桓十八年經公薨于齊注不書齊誘殺公者深諱恥

也師古曰

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憂

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詩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鄭注輶輕也言化民當以德德之易

舉而用其輕如毛耳

公觀魚于棠

隱五年經公觀魚于棠傳公曷為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百金之魚公張之杜預注今

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

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

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官本按以他本作則荀子

清源濁則流濁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夫處位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動風化者

師古曰以德化被于下故云風也詩序曰上以風化下

徒言利之名爾

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

隱三年經武求金氏子來求賻

文九年經毛伯來求金

皆為大惡而書今

官本按他本無今字誤非字按非字不當

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為甚惡

說苑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于諸侯春

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為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為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至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于國人國人安得不解于義解于義而縱其欲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

諱大惡之辭也

官本按諱他本誤作為莊二十三年經夏公如齊觀社注觀社者觀祭法諱淫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為如而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

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

故昏禮不稱主人經禮也

隱二年傳昏禮不稱主人注養廉遠恥也釋文鄭云士娶

妻之禮以昏為期因而名焉

必以昏者取其陽往而陰來

隱二年傳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

天子三年然後

稱王經禮也

文九年傳以天子

有物故

盧注物字當衍

則未三

年而稱王變禮也

昭二十三年經天王居于狄泉傳此時庶孽並篡天王失位徙居微弱甚故婦人無出境之急著正其號明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

事經禮也

隱二年注婦人無外事

母為子娶婦

官本按他本脫婦字倍三十一

冬祀伯姬

奔喪父母變禮也

文九年經夫人姜氏如齊來求婦喪者尊內猶

不言朝聘

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

權矣難者曰春秋事同者辭同此四者俱為變禮而或

達於經或不達於經何也曰春秋理百物

官本按理辨他本作禮辨

品類別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隕

莊七年經夏四月辛

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貫如雨

蚤墜謂之雨

文三年經雨蚤于宋傳雨蚤者何墜也

其所

發之處不同或降於天或發於地其辭不可同也今四

者俱為變禮也同而其所發亦不同或發於男或發

於女其辭不可同也是或達於常或達於變也

莊侍郎曰春秋

辭異則指異事異而辭同則以事見之事不見則以文起之嫌者使異不嫌使同

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

桓三年經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注無王者以見桓公無

王而

其志欲立故書即位

桓元年經公即位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

其意也書即位者言其弒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

子是故隱不言正隱十一年傳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

經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官本按他本脫宋督二字桓二年經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

夫孔傳言莊公馮殺之隱三年傳莊公馮弑與夷不可及於經何也

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師古曰眇微也釋文眇也崔云猛眇之鳥首不足以類鉤之官本按鉤他本作也取其行而無迹

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卻克同時而聘乎齊成二年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

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

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以

不書聘乎齊官本按他本無乎字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

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

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

棄也故君子為之諱不居正之謂避隱三年傳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

公為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

無遺也官本按遺他本誤作道若直書其篡則宣穆之高滅而善

之無所見矣難者曰為賢者諱皆言之為宣穆諱獨弗

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為善不法不足法也不可取亦不

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非王法所當貴也故不

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

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制官本按謂他本誤作位桓二年傳器從名地從主人注從

本主名名之從權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權雖反經亦

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為

也公子目夷是也僖二十一年傳宋子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

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

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

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

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

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

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

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

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

而立者官本按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

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鄫取乎莒以之為同居曰

曰莒人滅鄫此不在可以然之域也水經注地里志曰莒子之國盈姓也

少昊後杜預注莒國今域陽莒縣也鄫國今琅邪鄫縣

世本鄫姓子爵夏大康封其子曲烈于鄫襄公六年

莒滅之鄫太子巫仕魯去邑為會氏官本按他本無在

字襄六年經莒人滅鄫注莒稱人者莒公子鄫外孫稱

人者從莒無大夫也言滅者以異姓為後故諸侯在不

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

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論語子夏

踰閑小德出入可也馬融注閑闕也防也權譎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故

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反一也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

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聽

僖十年傳獻公病將死謂

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者不
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殺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
矣衛曼姑拒而弗內
哀三年傳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者曷為者也蒯瞶之子也然則曷為不立蒯瞶而立輒蒯瞶為無道靈公逐蒯瞶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行乎下也
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為同俱為重宗

廟貴先君之命耳難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為之者

官本按他本無下之字

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

事也

官本按他本無也字

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載乎

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

諸侯立所不書大夫

大夫

立則書

隱四年經衛人立晉傅晉者何公子晉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其稱人何衆立之之辭也然

則孰立之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

石碣立之

予君之得立之也

莊侍郎曰春秋非記事之史不書多於書以所不書知所書知所

不書治亂必表其微所謂禮禁未然之前也君之立不

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

為義也難紀季曰

杜預注紀國在東莞劇縣水經注曰劇縣故城西古紀國也春秋莊公四

年紀侯不能下齊以與季弟大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

去其國違齊難也後改曰劇

地正國柰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

荀寅與士吉射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又曰公子

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無去國之義官本按公他本傳作君昭元年經夏秦伯之

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又曰君子不避外難莊二十

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而子避內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為賢賢臣故盜地以

下敵盧注故一作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為是是故

託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為也紀季弗為而紀侯使之

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

其名以有諱也莊侍郎曰春秋之義不可書則避之不

忍書則隱之不足書則去之不勝書則

省之辭有據正則不當書者皆書其可書以見其所不

可而後目其所常不忍常不可也辭若可故詭晉文得

去可省而書者常人之所輕聖人之所重故詭晉文得

志之實以代諱避致王也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

隱八年經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傳公曷為與微者盟稱

人則從不疑也注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肖

諸侯不肯從公盟而公及從之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

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矣

閔元年經冬齊仲孫來傳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

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

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春秋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

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變

盛謂之成諱大惡也莊八年經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

謂之成諱滅同姓也索隱曰按春秋衛師入郟杜預曰

東平剛父縣有郟鄉又地理志云廩邱縣南有成故城

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

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褒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糴於齊者實莊公為之而春秋諱其辭以予滅孫辰莊二十八年經滅孫辰告糴于齊傳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為滅孫辰之私行也曷為以滅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注莊公享國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以鄒之畜危亡切近故諱使若不置大夫自私行糴也以鄒入于齊者實紀侯為之上預注鄒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齊欲滅紀故紀季以邑入齊為附庸史記集解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鄒邑也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

欲立之固盡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

將復讐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

廟之主不可以不死也官本按他本汝以鄒往服罪於

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莊三年經秋紀季以鄒入

于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

妹成六年注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于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

立后稷文武廟至于子孫自高祖以下而七廟天子卿大夫三廟元士二廟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三廟諸侯

一廟率一國之眾以衛九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

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官本安他本無之字故為之大去春秋

賢死義且得眾心也故為諱滅以為之諱見其賢之也

莊四年經紀侯夫去其國傳夫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讐也何讐爾遠祖也哀公享乎周紀侯譜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讐乎紀卜之日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

精華第五

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

言戰隱七年經戎伐凡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莊十年經荆敗

不言其獲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曷為中國言獲而不得言

執天子執各有辭也又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

避中國而不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

予嫌於相臣之辭也是故大小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

之正也

大雩者何旱祭也桓五年傳大雩難者曰大旱雩祭而

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莊二十五年經秋大水鼓用牲

鼓而劫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

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

太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周禮女巫疏董仲舒曰

國風周南小雅鹿鳴鄉飲酒大射之歌春秋漢含孽雩

祭禱辭曰萬國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誦

不敢煩民請命願撫百姓以身塞無狀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

尊也日食亦然周禮大明灋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

尊皆下犯上以賤傷貴者官本按他逆節也故鳴鼓而

攻之朱絲而脅之為其不義也

莊二十五年經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

于社傳曰食則曷為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

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閭恐人犯之故營之說苑作

鳴鼓而憚之朱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

師古曰強禦強梁而禦善

者也盧注畏舊本作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

為今依劉昭注改正

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嚴社而不為不敬

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

僖二十四年經冬天王出居于鄭注不能事母故絕之言

出說苑作故劫嚴社而不為辭父之命而不為不承親

驚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

哀三十年傳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絕母之屬

子也說苑作辭蒯瞶之命不為不聽其父

父背本之道也孝經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說苑作絕

文姜之屬而不為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

難者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

莊十九年傳又曰出境有可

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莊十九年傳又曰大夫以

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襄十九年傳又曰

行而不反也

宣八年傳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

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

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

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生平安寧

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

官本按他本無救字進退在大夫

者謂將率用兵也

官本按他本脫謂將二字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

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謂將得其私知其指故公子

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于鄆

爾雅云媵將送也釋文音孕古者諸侯娶夫人則同

姓二國媵之國君夫人有左右媵隱七年注待年父道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

生事官本校道生他從齊桓盟春秋弗非以為救莊公

之危莊十九年注先是鄆幽之會公皆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專矯君命而與之盟故善

而詳錄公子遂受命使京師官本校他本脫受字莊九年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

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道生事之晉官本校道他本誤作遂釋

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往也春秋非之以為是時僖公安寧僖三十年經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無危故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

君也說苑作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故此二臣俱生

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

齊桓仗賢相之能

官本校仗他本作挾

用大國之資即位五年

官本

按位他本

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

莊三十年傳桓

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杜預注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為祝阿一年而近

國之君畢至鄆幽之會是也

莊十五年經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十六

年經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杜預注鄆衛地今東郡鄆城也幽宋地

其後二十年之間亦久矣尙未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救

邢衛之事僖元年經城楚邱傳孰城城衛也賈逵曰邢周公

之後姬見存亡繼絕之義僖十七年傳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注立僖公存邢衛

也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僖二年

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三年經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杜預注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

貫字相似按左傳無澤字陽穀齊地在東平須呂縣北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

者不以使其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

楚人滅弦而志弗憂僖五年經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黃伐陳而不往救僖四年經秋及江人黃人伐陳杜預

縣世本江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僖四年傳桓公假途

不欲其反由已者師不正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離官

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官本按鄭他而必欲

按離他本所引俱作離官本誤作正

黃氏日鈔所引俱作離官本誤作正

迫之以兵僖六年經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

惡桓公行霸疆而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

器小哉論語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自是日衰九國叛矣

僖九年傳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鹽鐵論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

而違于法者免志罪而合于法者誅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罪分

本直者其論輕原情定罪是故逢丑父當斮而轅濤塗不宜

執官本按執他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閔二年

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襄二十九年傳於是使專諸刺

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

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

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

受為義以其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

不殺為仁死或不死俱弒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邪王

可無二字誤倒釋文訟爭也言之於公也鄭云辯則曰訟曲禮疏爭罪曰獄爭財曰訟小戴禮注獄塉也相質

穀爭訟者也師古曰折斷也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而

非也闇理迷眾與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

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

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莊三十二年傳既葬稱子

踰年稱公蓋人心之正也至里克殺當作奚齊避此正辭而

稱君之子僖九年經冬晉里克弑其君何也曰所聞詩

無達詁官本按詁他易無達占官本按占他本誤作春

秋無達辭詩汎麻樞詩無達詁易無達言春秋無達辭

學紀聞引作易無達吉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仁人錄其

同姓之禍固宜異操晉春秋之同姓也驪姬一謀而三

君死之天下所共痛也本其所為為之者蔽於所欲得

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位辭官本按

作正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謂奚齊曰嘻嘻廣韻嘻嘻為

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為欲居之以至此

乎云爾錄所痛之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

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已立之已殺之

不得如他臣之弑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文十四年經

弑其君舍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故晉禍痛

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

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

古之人有言曰不知來視諸往管子疑今者察之古今不知來者視之往

春秋之為學也道往而明來者也然而其辭體天之微

故難知也官本按他本無弗能察寂若無原注寂一作蒙能察

之無物不在是故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

而博貫之原注空或作宜釋文空音孔壘孔小穴也李

云小封也一云蟻冢也莊侍郎曰春秋書天

人外內之事有主書以立教也然則天下盡矣魯僖公

以亂即位而知親任季子季子無恙之時師古曰恙憂

北方有獸曰獐恙也黃帝殺內無臣下之亂外無諸

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國家安寧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鄰

國之患直乞師楚耳僖二十六年經公僖公之情非輒

不肖而國益衰危者何也以無季子也以魯人之若是

也亦知他國之皆若是也以他國之皆若是亦知天下

之皆若是也此之謂連而貫之故天下雖大古今雖久

以是定矣以所任賢謂之主尊國安所任非其人謂之

主卑國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

餗師古曰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

凶餗鼎實也謂所亨之物也渥厚也言鼎折其足則

覆喪其實喻大臣非其任則虧敗國典故宜加以厚刑

釋文馬傳餗也穀梁疏餗謂糜也釋文鄭注餗菜也

周禮疏慘謂之餗震為足竹萌曰夫鼎折足者任非其

人也覆公餗者國家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國家不傾

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悁

捐於前世之興亡也

詩中心捐捐傳捐捐猶悒悒也呂氏春秋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

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于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術一也任

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智不足以知賢官本按他本無知字無可

奈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

何邪以莊公不知季子賢邪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

政莊三十二年傳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國政以殤公為不知孔父

賢邪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桓二年傳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

而救之皆死焉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

危宋殤以弑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尚將

興鄰國官本按尚他本誤作南說苑作乃將靖鄰國豈直免弑哉盧注舊本作豈直弑

哉誤此吾所捐捐而悲者也

春秋繁露卷三終

番禺王國瑞陳慶修鄭權校字

春秋繁露卷四

漢 廣川董仲舒撰

江都凌曙注

王道第六

太史公自序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惡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

隱元年傳元年者言本正也說苑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

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者無亂秋有正

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失之豪釐差以千

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始魏武侯問元於吳子

何曰明君智不聽治大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也

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也

必達公族請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距利除民之害可謂

春秋繁露卷四

一

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義而元年之本也

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

景星見黃龍下白虎通王者承統理調和陰陽陽和而

天賊氣并見官本按他本無氣字淮南子是故春

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宣十五年

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

歲三日王制用民之力民家給人足師古曰給足也家

也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讒賊妬嫉之人官本

他本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師古曰哺口

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韓詩外傳曰太

故天爲之下甘露朱草生大戴禮朱草日生一葉至十

別尊卑王者施德有常則應德而生抱朴子曰朱草長

三尺枝葉皆醴泉出鄭注醴甘也取名醴酒師曰朱草長

嘉禾興索隱說文云嘉禾一名導字鳳凰麒麟遊於郊

足黃色圓蹄角端有肉音中黃鐘王者至仁則出禮運

春秋卷之四

二

鳳凰麒麟皆在郊
 圜空虛也言林風俗通周曰圜改惡為善因
 原之也今縣官錄囚皆舉也鄭志崇精問曰獄周曰
 土殷曰美里夏曰均臺圜何代之獄焦氏答曰月令
 秦書則秦獄名也漢曰書衣裳而民不犯而民不
 若盧魏曰司空是也
 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
 州里而四夷傳譯而朝象西方曰秋北方曰譯疏譯
 民恥之
 易謂換易言語使相解也師古曰譯謂傳言
 也道路絕遠風俗殊隔故累譯而後通言民情至朴
 而不文郊天祀地接也祭地曰祀祀者敬祭神明也
 秩山川以時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而必升封泰山
 何教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
 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所交代之處
 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
 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已之功踪也

以自效倣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
 以放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地之所命功成事遂
 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厚者加厚矣或曰封者金泥
 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以印璽故孔子曰升泰山觀易
 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有餘封者廣也言禪者明以
 成功相傳也梁甫者太山旁山名正以梁甫何以三皇
 禪於梁甫也五帝禪於亭亭者制度審諦德著明也三
 窮於梁甫之意也
 輔也輔天地之道而行之也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
 天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嚴父莫大於孝莫大於嚴父
 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是以前古之凡九室四方以八牖共其外有
 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四方以八牖共其外有水名
 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
 曰辟雍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壑之以水言
 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所以教
 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
 堂於中五經之交所藏處渚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

三禮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坐古周
明堂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蔡邕月令論云取其宗廟之
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春秋釋例云太廟有
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容春水園如璧則曰辟
雍異名而同耳其實一也穎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
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
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
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
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以上皆古說鄭康成之義則以
明堂位國之陽其制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
呂不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此為一事太廟在治朝
之左別為一事非明堂明堂雖祀交王不得為太廟周
制明堂太廟路寢三貢土地所有官本按所有他先以
者同制故後人誤之貢土地所有官本按所有他先以
入宗廟端冕盛服師疏冕體周禮無文叔孫通作漢禮
器制度取法于周凡冕以板廣八寸長尺六寸以此上
元下朱覆之乃以五采纁繩貫五采玉垂于延前後謂

之遂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元之應也

築紂皆聖王之後驕溢妄行侈宮室廣苑囿風俗通曰苑蘊也薪

蒸所蘊積也囿者畜魚窮五采之變極飾材之工因野

獸之足竭山澤之利食類惡之獸奪民財食高雕文刻

鏤之觀盡金玉骨象之工官本按盡他盛羽旄之飾窮

白黑之變深刑妄殺以陵下聽鄭衛之音充傾宮之志

尚書大傳歸傾宮之文選注汲冢古文曰夏桀作傾

宮瑤臺彈百姓之財高誘曰傾宮築作宮牆滿一傾田

大也博靈虎兕文采之獸益收狗馬奇物充仍充盈益

廣沙邱苑臺多取以希見之意賞佞賜讒以糟為邱以

酒為池邱而牛飲者三千餘人為輩孤貧不養殺聖

賢而剖其心

殷本紀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以死爭

比干觀

生燔人間其臭

列女傳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

其心

名為炮烙之刑漢書谷

別孕婦見其化

郊特牲注孕任

永傳榜

帝王世紀剖比干妻以視

斲朝涉之足察其拇

其胎高誘注化育也視其胞裏

原注一作

將渡水而沈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

實故晨寒也紂殺梅伯以為醢

師古曰醢即刑法志所

乃斲脛而視

殺梅伯以為醢

刑鬼侯之女取其環

本

日按梅伯紂怒乃殺之

紂怒殺之

呂氏春秋刑鬼侯之女而

取其環

取九侯女不喜

紂怒殺之

呂氏春秋刑鬼侯之女而

取其環

服之

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羣臣畏恐莫敢盡忠紂愈自

賢

陸宣公奏議未有不興於得眾始於失人裕於

賢

陸宣公奏議未有不興於得眾始於失人裕於

賢

周發

兵不期會於孟津之上者八百

國策注孟津在

諸侯共

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為戒曰蒲社災

哀四年經蒲社

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

其上也柴其下注揜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

為有國者戒按蒲舊

作毫依公羊經改

周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大夫專

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諸侯背叛莫修貢聘

奉獻天子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孽殺其宗

尚書大傳有

代其宗者注孽支

不能統理更相代鏗以廣地

盧注鏗

以強相脅不能制屬強奄弱眾暴寡富使貧并兼無已

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日為之食

隱三

星實如雨

莊七

蟲

文三年釋文音終阜蟲蠶也李巡云蝗子也草木疏

身而翼飛行陰中陽也沙鹿崩僖十四年傳沙鹿者何

注沙麓山在北直大夏大雨水桓三年冬大雪隱九年

石于宋五六鷓退飛僖十六年注鷓者鳥中之耿介者

廣志云鷓古退飛者今以其首為船頭莊子云鷓之相

視或曰雄鳴上風雌承下風則亦孕是也賈霜不殺

草李梅實僖三十三年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于秋七月按言地震文九年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

梁山者何江上之山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乎大也何

書晦成十六年經甲午彗星見于東方哀十三年爾雅

孛于大辰昭十七年孛者何彗星也注彗謂帚也言其

故言孛又言彗也釋鸛鵒來巢春秋異之昭二十五年

文嵇康音孛音勑鸛鵒來巢春秋異之經有鸛鵒來

巢傳何以書記異也禮稽命微孔子謂子夏曰鸛鵒至

之鳥穴以此見悖亂之徵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

之本譏天王以致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大小善無細而

不舉惡無細而不去進善誅惡絕諸本而已矣劉向傳

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林崩隴

二彗星三見夜恆星不見夜中星貫如雨一火災十四

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鷓退飛多麋有蜮蜚鸛鵒來

巢者皆一見晝暝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

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飢蝻

蠡螟蝻午并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

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賄官本按他本使刺不

下復衍一使字

及事也

隱元年傳贈者何喪事有贈贈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注此道周制也傳車馬曰贈財貨曰賻

衣被也

傳其言來何不及事也贈天王伐鄭譏親也桓五年

猶覆也

傳其言來何不及事也贈天王伐鄭譏親也桓五年

致討不當親往

會王世子譏微也僖五年注時桓公

上假王世子

祭公來逆王后譏失禮也桓八年注時桓公

示以公義

紀注時王遣祭公來使魯為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

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迎婢妾將

謂海內何刺家父求車五年武氏毛伯求賻金皆使王

故故譏之

人救衛莊六年經王八子突救衛傳王人者何微者也

遣貴子突卒不能救遂為天下笑故為

王師敗于質戎

成元年春秋土地名京相璠曰茅今高平縣西三十里有故茅鄉城按王本從左傳作茅戎今據公羊經改正

同天王出居于鄭子之言出諸侯之生名皆有大惡君

子所遠出名以絕之春秋傳曰天王出居于鄭衛侯朔

入于衛是也疏君子謂孔子書經若見天子大惡書出

以絕弒當作母弟

襄三十年經天

十二年經王室亂言不及外也

分爲東西周昭二十六年經

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

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以後所謂西

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以後所謂西

周者洛陽也無以先天下召衛侯不能致桓十六年

出奔齊注時天子使

遣子突征衛不能絕莊六年傳衛

衛發小眾不能使行

無駭滅極不能誅隱二年

絕曷為絕

伐鄭不能從桓五年

帥師入極傳無駭者何魯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諸侯

為貶疾始滅也杜預注無駭魯卿極附庸小國諸侯

得以大亂篡弒無已臣下上偏僭擬天子

國語注偏迫

家語君子下不

諸侯强者行威小國破滅晉至三侵周

僭上上不偏下

諸侯强者行威小國破滅晉至三侵周

僭上上不偏下

諸侯强者行威小國破滅晉至三侵周

僭上上不偏下

諸侯强者行威小國破滅晉至三侵周

僭上上不偏下

諸侯强者行威小國破滅晉至三侵周

僭上上不偏下

諸侯强者行威小國破滅晉至三侵周

與天王戰於貿戎而大敗之

宣元年經冬晉趙穿帥師侵柳成元年經王師敗績

于貿戎傳執敗之蓋晉敗之

昭二十三年經晉人圍郊

注司馬彪袁崧郡國志曰共縣有汎亭周凡伯國春秋

隱公七年經書王使凡伯來聘是也杜預曰汲郡共縣

東南有凡城杜又云楚邱衛地諸侯本怨隨惡發兵相

破夷人宗廟社稷師古曰夷者平也謂盡平除其家室宗族不能統理臣子

強至弑其君父法度廢而不復用威武絕而不得復故

鄭魯易地桓元晉文再致天子僖二十齊桓會王世子

僖五年擅封邢衛杞僖元年城邢二年橫行中國意欲王

天下魯舞八佾隱五年注佾列也八人為北祭泰山郊

天祀地如天子之為以此之故弑君三十二二當作六

盟會要篇皆誤作三十一師古曰謂隱公四年衛州吁

弑其君完十一年羽父使賊弑公子于爲氏桓二年宋督

弑其君與夷七年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十七年鄭

高渠彌弑昭公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十二年宋

使圍人犖賊子般閔二年共仲使卜斷賊公于武闈僖

元年楚太子商弑其君卓二十四年晉弑懷公于高梁文

君舍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

人魯襄仲殺子惡莒弑其君庶其宣二年晉趙盾弑其

君夷臯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弑

其君平國成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襄七年鄭子駟使

賊夜弑僖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二十六年衛

甯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閻弑吳子餘祭三十一年蔡太

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昭元年楚

于乾谿十九年許太子比弑其君買二十七年吳弑其

君僚定十三年薛弑其君比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六年

齊陳乞弑其君荼十年亡國五十一謂桓五年州公如

齊人弑悼公凡三十六

春秋繁露卷四

曹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十年齊師滅譚十三年齊人
 滅遂十四年楚子滅息十六年楚滅鄧閔元年晉滅耿
 滅霍滅魏僖五年楚滅弦晉滅虢滅虞十二年楚人滅
 黃十七年楚滅項十九年秦人取梁二十五年衛侯燬
 滅邢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三十三年秦滅滑文四年楚
 滅江五年楚人滅舒蓼六年取根十二年楚子滅蕭十
 宣八年楚人滅舒蓼九年取根十二年楚子滅蕭十
 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成六年取鄆十七年楚滅舒蕭
 襄六年莒人滅鄆齊侯滅萊十年諸侯滅偃陽十二年
 取鄆二十五年楚滅舒鴻昭四年楚子滅賴十二年晉
 滅肥十六年楚子取戎蠻氏十七年晉滅陸渾戎二十
 一年晉滅鼓三十年吳滅徐定四年蔡滅沈五年楚滅
 唐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滅頓十五年楚子滅胡哀
 八年宋公滅曹又邾滅須句楚滅權晉滅焦揚楚滅道
 房申凡五十二細惡不絕之所致也

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

不祭僖三十一年傳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

祭也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能徧敬故封
 土以為社而祀之報功也稷者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
 可徧祭故立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桓元年傳有天
 稷而祭之子存則諸侯不

得專地也不專封僖元年傳諸侯之不得專執天子之大夫

不得舞天子之樂不得致天子之賦不得適天子之貴

適與君親無將將而誅莊三十二年傳君親無將將而

也之專大夫不得世昭三十一一年傳大大夫不得廢置君

命文十四年傳大夫之立適以長不以賢以貴不以長

隱元年傳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白虎通

封公侯會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以言為賢不肖

不可知也尚書曰惟帝其難之立夫人以適不以妾僖

年經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傳夫人何以天子不臣母后

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以妾為妻也

之黨

桓二年經紀侯來朝注稱侯者天子將娶于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月者

明當尊而不臣

所以廣孝敬也親近以來遠故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

也

官本按他本脫遠故二字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

言自近者始也

成十五年傳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曷為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

近者始也

注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

諸侯來朝者得褒

官本按侯他本誤作夏邾婁儀父稱字經元年

邾婁儀父盟于昧

傳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為稱字褒之也曷為褒之為其與公盟也釋文邾

人語聲後曰婁故曰邾婁禮記同左氏穀梁無婁字父凡人名字皆音甫杜預注邾今魯國鄒縣也滕薛

稱侯隱十一年經滕侯薛侯來朝杜預注滕縣在沛國公邱縣東南薛魯國薛縣荆得人二莊

十三年經荆人來聘傳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注當進之故使稱人也介葛盧得名王本

諸葛據盧本改僖二十九年經介葛盧來注介者國也葛盧者名也進稱名者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以

禮內出言如義隱十一年注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內也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隱十一年傳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

道之意也誅惡而不得遺細大諸侯不得為匹夫與師

定四年傳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與師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天子之

大夫與伐國同罪執凡伯言伐隱七年傳凡伯者何天

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為大

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

辭故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為順

獻八佾諱八言六隱五年傳僭諸公猶可鄭魯易地

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

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

諱易言假

桓元年經鄭伯以璧假許田傳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其言假之何為恭也其實

天子地諸侯不得專也桓公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朝宿之邑與鄭背叛當誅故深諱使若暫假借之者晉

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傳二十八八年經天王狩于河陽

天子也桓公存邢衛杞不見春秋不見于經凡言春秋皆指經也內心子

之行法絕而不予傳元年傳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

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為也傳元年傳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也子

不復讎非子也隱十一年傳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不復讎非子也注明臣子不討

賊當絕故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誅也許世子

不嘗藥而誅為弑父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死齊

桓晉文擅封致天子誅絕繼絕官本按絕他本作世存亡侵伐會

同常為本主傳四年傳子桓為主也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

楚至為王者事傳四年傳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

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服荆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師古曰卒終也晉文再致

天子皆止不誅善其牧諸侯奉獻天子而復周室官本按收

他本春秋予之為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

魯隱之代桓立隱元年傳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祭仲之出忽立突仇

牧孔父荀息之死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

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義氣焉故皆見之

復正之謂也夷狄邾婁人牟人葛人為其天王崩而相

朝聘也

桓十五年經天王崩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傳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杜預注牟國今泰山牟

縣葛國在梁國

此其誅也殺世子母弟直稱君明失親

親也

傳五年經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傳曷為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子之免罪吳季子之讓國明親親之恩也

閔二年傳緩追逸賊親親

之道 閻殺吳子餘祭見刑人之不可近

襄二十九年經

傳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按殺當作弑

鄭伯髡原卒于會諱弑痛

強臣專君君不得為善也

襄七年傳何隱爾弑也孰弑其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

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

衛人殺州吁齊人

喪以中國為強則不若楚於是弑之

隱四年經衛人殺州

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

隱四年經衛人殺州

討賊之辭也注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 衛人立晉美得

眾也君將不言率師重君之義也

隱五年傳君將不言

古曰率師

正月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義也

襄二十九年經公在楚傳何

誅受令恩衛葆以正囹圄

之平也

葆與寶同莊六年經冬齊人來歸衛寶注時朔

雖本非義賂齊當以讓除惡故善起

言圍成甲午祠兵

以別迫脅之罪誅意之法也

官本按祠王本從左傳作

經甲午祠兵夏師及齊師圍成降于齊師傳曷為不

言圍成甲午祠兵

言降吾師辟之也注辟滅同姓言圍者使若魯圍之而

去成自從後降于齊師也降

丹楹

莊二十三年注楹柱也丹之為將取齊女欲以誇

之不加密石大夫斲之士首本說文秦名屋為椽周謂
之壞齊魯謂之桷釋文翟元周易注方曰桷椽也
作雉門及兩觀定二年傳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
微也莊二十九年注有所增益曰作

築三臺莊三十一年經築臺于郎築臺于許
築臺于秦莊二十九年注始造曰築新延廡二

十九年注繕故曰新譏驕溢不恤下也故臧孫辰請糴于齊孔子

曰君子為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

職也莊二十八年傳君子之為國也必
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誅犯始者省刑

絕惡疾始也官本按他
本無疾字大夫盟于澶淵刺大夫之專政

也襄三十年經晉侯以下會于澶淵傳此大事也曷為使
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卿不得憂諸侯

也水經注杜預曰在頓邱縣南今名
繁淵澶淵即繁淵也亦謂之浮水焉諸侯會同賢為主

賢賢也春秋紀織芥之失反之王道說苑退而修春秋
采毫毛之善貶織

芥之惡人事狹王道備虞翻易注介織也介如石焉斷可識也故存平介謂識小疵追古貴信結

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曲禮約信曰誓涖牲曰
盟疏盟之為法先鑿地

為方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槃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

為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許慎据韓詩云天子諸侯以

牛豕大夫以豕庶人以雞又云故曰齊侯衛侯胥命于

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桓三年經夏齊侯衛侯胥
命于蒲傳胥命者何相命

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命于蒲傳胥命者何相命

母不在不下堂曰曰上當
有傳守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四倍

年傳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桓公曰無貯粟無障谷無易樹子無以

妾為妻僖三年注無障斷川谷專水利也水注川曰溪
注溪曰谷有無當相通樹立本正辭無易本正

當立之當立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阨人僖二十二年傳宋
公與楚子期戰于

口之陽楚人濟口而來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
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
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
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
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禮莊王曰古者曰杆
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

不穿皮不蠹則不出說文曰杆飲器三禮圖制度云射
酒亡國載杆以為戒宣十二年注杆飲水器穿敗也皮
裘也蠹壞也解云其音于若今馬孟矣舊說云杆是
杆字若今

食幣矣君子篤於禮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告從

不赦不祥公羊傳作詳注善用心曰詳按祥通作詳淮
南說林訓亦畜生多耳目者不詳高誘注詳

善也爾雅強不陵弱并見宣十

正色而立於朝人莫過而致難乎其君齊國佐不辱君

命而尊齊侯成二年傳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甌請諾反
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

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
不可請戰壹戰不勝請再戰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
則齊盡子之有也何必以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救文
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

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潞子欲合中

國之禮義離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宣十五年
傳離乎夷

狄而未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
以亡也白虎通夷者傳夷無禮義狄者易也辟易無別
也杜預注潞吳王夫差行強於越定四年傳於越者何
赤狄之別種

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名通也注越者何於越者未
子名之曰越治國無狀不能與中國通者以其俗辭言
之曰越治國無狀不能與中國通者以其俗辭言之因
其俗見以見善惡故云爾方輿紀要越都會稽今浙江
紹興府治是世本越

臣人之王妾人之妻以楚人之王
半姓也與楚共祖

卒以自亡宗廟夷官本按夷社稷滅其可痛也長
他本作失

為妾

王投死於戲豈不哀哉

吳世家越王勾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子百家居之吳王曰

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刎死

晉靈行無禮處臺上

彈羣臣枝解宰人而棄

宣六年傳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

而彈之已趨而辟九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于朝有人荷奮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

審易為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則就而視

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能蹠不熟公怒以斗擊

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

漏陽處父之諫使陽處父

死文六年傳其漏言柰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

射姑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

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

射姑怒出刺陽處父于朝而走注自上言泄下曰崩漏

及患趙盾之諫欲殺之

宣六年傳趙盾曰嘻趨而入靈

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作

卒為趙穿所殺

本官

奚齊卓子

僖十年傳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

姬章昭曰西戎

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幾為秦所

下

字從驪姬起也楚昭王行無度殺伍子胥父兄

定四年傳子胥

父誅蔡昭公朝之因請其喪昭公不與吳王非之舉兵

平楚

加楚大敗之

定四年傳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

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

君舍乎君室大

夫舍大夫室妻楚君之母定四年傳君舍于君室大夫

也貪暴之所致也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

大臣三人明年臣下畏恐晉國殺之

成十七年經晉殺其大夫卻錡卻州

按穿他本誤作

看殺當作弑

卻至十八年經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弒其君州蒲注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以致此禍殺當

作陳侯佗淫乎蔡蔡人殺之桓六年傳惡乎淫古者諸

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一師官本按一他本作二春秋之制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

師以備不虞今蔡侯恣以身出入民間官本按他本無民間二字至

死閭里之庸國策注閭里中門二十五家為里庸庸夫也甚非人君之行也

宋閔公矜婦人而心妬官本按而心他本誤作心而與大夫萬博萬

譽魯莊公曰官本按他本脫博萬二字賈逵曰南宮氏萬名宋卿李善注系本日烏曹作博說文

魯侯爾閔公妬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

乎致萬怒博閔公絕脰莊十二年傳萬嘗與莊公戰獲平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

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

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

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

知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博閔公絕其脰注脰脛也齊

人此以與臣博之過也古者人君立於陰大夫立於陽

所以別位明貴賤今與臣相對而博置婦人在側此君

臣無別也故使萬稱他國卑閔公之意閔公藉萬而身

與之博下君自置有又辱之婦人之房俱而矜婦人獨

得殺死之道也春秋曰大夫不適君樂記注適讀為亡敵之敵按古書敵

多作適荀子告無適也注讀為敵遠此逼也官本按逼他本作過宣梁

丙役民無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為伍一家亡五家

殺刑其民曰先亡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

父母順於長老守邱墓承宗廟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

足行罰如將不勝殺戮如屠仇讎其民魚爛而亡按而王本

作則官本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

也也僖十九年經梁亡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

也也僖十九年經梁亡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

也也僖十九年經梁亡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

也也僖十九年經梁亡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

也也僖十九年經梁亡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

也也僖十九年經梁亡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

也也僖十九年經梁亡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

也也僖十九年經梁亡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

也也僖十九年經梁亡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

也也僖十九年經梁亡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

也也僖十九年經梁亡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

也也僖十九年經梁亡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

也也僖十九年經梁亡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

也也僖十九年經梁亡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

也也僖十九年經梁亡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

也也僖十九年經梁亡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

也也僖十九年經梁亡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

也也僖十九年經梁亡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

也也僖十九年經梁亡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

也也僖十九年經梁亡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

也也僖十九年經梁亡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

也也僖十九年經梁亡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

也也僖十九年經梁亡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

也也僖十九年經梁亡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

父母順於長老守邱墓承宗廟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

足行罰如將不勝殺戮如屠仇讎其民魚爛而亡

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不葬僖五年經晉人執虞公注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

乘僖二年傳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

至者無主不止自內四句此其應也楚靈王行強乎陳

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內罷其眾師古曰罷乾

谿有物女杜預曰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

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楚國大怨官本按怨也本作怒

有又行暴意殺無罪臣成然成然楚大夫昭三十年殺楚國大憲昭

日憲音滿又音公子棄疾卒令靈王自殺而取其國昭

日卒終也虞不離津澤周禮地官澤虞農不去疇土此非盈意

之過耶魯莊公好宮室一年三起臺夫人內淫兩弟謂

與慶父弟兄子父相殺國絕莫繼為齊所存閔二年傳莊

公死子般殺

閔公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

夫人淫之過也妃匹貴妾可不慎耶此皆內自強從心

之敗已見自強之敗尙有正諫而不用卒皆取亡曹羈

諫其君曰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與敵君不聽果死戎

寇莊二十四年經冬戎侵曹傳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注諫有五二曰順諫曹

也羈是伍子胥諫吳王以爲越不可不取吳王不聽吳越春秋

伍子胥大懼曰是棄吳也乃進諫曰越在心腹之病不

前除其疾今信浮辭僞詐而貪齊破齊譬由盤石之田

越不然悔之無及吳王不聽至死伍子胥還九年越果

大滅吳國秦穆公將襲鄭百里蹇叔諫曰千里而襲人

者未有不亡者也穆公不聽師果大敗殺中匹馬隻輪

無反者僖三十三年傳釋文董仲舒晉假道道虞下道

導虞公許之宮之奇諫曰唇亡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

賜也君請勿許虞公不聽後虞果亡於僖二年傳宮之

奇果諫記曰唇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爲賜則晉

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

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杜預注虢西虢

國也弘農陝縣東南有虢城按東虢已爲鄭所滅方與

虢又陝西鳳翔府寶雞縣東北虢在開封滎陽者曰東春

秋明此存亡道道上有字可觀也觀乎蒲社知驕溢之罰

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觀乎齊桓晉文宋襄楚莊

知任賢奉 upper 之功觀乎魯隱祭仲叔武僖二十八年傳

也國孔父荀息仇牧吳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觀乎

楚公子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義觀乎潞子知無輔自

詛之敗盧注詛字訛或是沮字按釋名詛阻也使人行事阻限於言也觀乎公在楚知

臣子之恩觀乎漏言知忠道之絕觀乎獻六羽知上下

之差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觀乎吳王夫差知強陵

弱似缺二字觀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過觀乎楚昭王之

伐蔡知無義之反觀乎晉厲之妄殺無罪知行暴之報

觀乎陳佗宋閔知嫉淫之過觀乎虞公梁亡知貪財枉

法之窮觀乎楚靈知苦民之壤盧注壤猶傷也觀乎魯莊之起

臺知驕奢淫泆之失觀乎衛侯朔知不卽召之罪觀乎

執凡伯知犯上之法觀乎晉卻缺之伐邾婁知臣下作

福之誅觀乎公子翬知臣窺君之意文十四年經晉文納接菑于邾婁弗

克納傳此晉卻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隱四年傳公子翬詔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

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為君矣隱公曰否吾使脩塗裘吾將老焉公子翬忠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為

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矣桓曰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然則奈何曰請作難殺隱公

隱元年傳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注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

當世為其兼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立王子朝齊崔氏弑其君光君子疾其未則正

其故明王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天覆地載天下萬國莫

敢不悉靖共職受命者不示臣下以知之至也淮南子

人託其神于靈府而歸萬物之初視于冥冥聽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小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不

以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故道同則不能相

先情同則不能相使此其教也由此觀之未有去人君之權能制其勢者也未有貴賤無差能全其位者也故君子慎之

春秋繁露卷四終

番禺王國瑞陳慶修鄭權校字

春秋繁露卷五

漢 廣川董仲舒撰

江都凌曙注

滅國上第七

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羣者也

白虎通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君羣

也下之所歸心也

故能使萬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羣者無敵於

天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

盧注舊本作失國之君三十一亡國之君五十

二誤小國德薄不朝聘大國不與諸侯會聚孤特不相守

獨居不成羣遭難莫之救所以亡也非獨公侯大人如

此生天地之間根本微者不可遭大風疾雨立鑠消耗

韓詩外傳草木根芟淺未必振也飄風與暴雨隧則振必先矣國語注鑠消也衛侯朔固事齊

襄而天下患之

衛侯朔固事齊致使王人不能救衛

虞虢并力晉獻難之

僖二年傳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

晉趙盾一夫之士也無尺

寸之士無一介之眾也而靈公據霸主之餘尊而欲誅

之窮變極詐詐盡力竭禍大及身推盾之心載小國之

位孰能亡之哉

官本校載他本作戴

故伍子胥一夫之士也去楚

干闔廬遂得意於楚

定四年傳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

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讎于楚

所託者誠是何可禦耶楚王髡託其

國於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

僖二十八年注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侵

中虞公託其國於宮之奇晉獻患之

僖二年傳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

焉如及髡殺得臣而天下輕之虞公不用宮之奇晉獻

亡之存亡之端不可不知也諸侯見加以兵逃遁奔走

至於滅亡而莫之救

官本校他本脫遁奔走以下八字

平生之素行可

見也隱代桓立所謂僅存耳使無駭率師滅極內無諫

臣外無諸侯之救載亦猶是也宋蔡衛國伐之鄭因其

力而取之

隱十年傳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因

載左傳作戴杜預注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

此無以異於遺重寶於道

而莫之守見者掇之也

玉篇掇猪劣都活二切詩云薄言掇之掇拾也

鄧穀失

地而朝魯桓鄧穀失地不亦宜乎

桓七年水經注縣故鄧侯吾離之國也楚

文王滅之秦以為縣杜預注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

滅國下第八

紀侯之所以滅者乃九世之讎也一旦之言危百世之

嗣故曰大去莊四年衛人侵成隱五年鄭人成隱十年及齊師

圍成莊八年三被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在齊桓公

欲行霸道譚遂違命故滅而奔莒莊十年杜預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

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莊二十四年諸侯莫

助憂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未嘗來也按莊十六年經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羊有曹伯左傳無曹伯是公羊經之誤也

魯大國幽之會莊公不往按莊十六年幽之會左穀無也戎人乃窺兵於濟西莊十八年杜預注戎來侵魯公逐之于濟水之西由見

魯孤獨而莫之救也此時大夫廢君命專救危者魯莊

公二十七年齊桓為幽會衛人不來其明年桓公怒而

大敗之及伐山戎莊三十年杜預注山戎北狄服虔曰蓋今鮮卑也張旗陳獲

以驕諸侯莊三十一年傳齊大國也易為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於

是魯一年三築臺亂臣比三起於內官本按此他本無失字亂之本

兵仍滅於外衛滅之端以失幽之會官本按他本無失字亂之本

存親內蔽邢未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微晉侯獲於韓而

背之淮之會是也僖十八年會淮杜預注淮臨淮郡左右桓公卒豎刁易

牙之亂作僖十八年傳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邢與狄伐其同姓取之

乎是君也其滅於同姓衛侯燬滅邢是也官本按衛他本誤作魏僖

二十五年齊桓為幽之會衛不至桓怒而伐之狄滅之桓憂

而立之魯莊為軻之盟公羊作柯劫汶陽莊十三年傳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

魯絕官本按絕他本本作滅威立之閔二年威即桓避宋諱改邢杞未嘗朝聘杜預

注杞國本都陳留雍邱縣齊桓見其滅率諸侯而立之用心如此豈

不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

隨本消息第九文選通幽賦大家注人之行各隨其命命者神先定之故為徵兆于

前雖然亦在人消息而行焉天命祐善災惡非有爽也麻書黃帝建立五行起消息正義曰陽生為

息陰死為消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

吾道窮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釋文子孔子也古者謂師曰子曰語辭也從乙

在口上象氣人將發語口上有氣故曰字缺上也哀十四年注祝斷也天生顏淵子路為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證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階此而觀

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夫先晉獻公

之卒齊桓為葵邱之會僖九年經諸侯盟于葵邱甲戌

潘曰葵邱齊西五再致其集先齊孝未卒一年官本按

十里有葵邱地魯僖乞師取穀晉文之威天子再致先卒一年魯僖

公之心分而事齊僖二十六年經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文公不事晉先齊侯潘卒一年文公如晉衛侯鄭伯

皆不期來齊侯已卒諸侯果會晉大夫於新城文十三年

如晉衛侯會于沓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鄭伯會于斐十四年經齊侯潘卒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杜杜預注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魯昭公以事楚之

故官本按楚他本作齊晉人不入楚國強而得意一年再會諸侯

伐強吳為齊誅亂臣遂滅厲魯得其威以滅鄆官本按他本

誤作滅昭四年經楚子以下伐吳其明年如晉無河上

執齊慶封殺之遂滅厲九月取鄆昭十五年經公如晉先晉昭之卒一年無難昭十六年

之患昭十五年經公如晉先晉昭之卒一年無難昭十六年

楚亂臣昭公不得與盟與音預官本按他本盟誤作明大夫見執昭十年

楚公子比弑君諸侯會于平邱同盟于平邱公不與盟

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公至自會杜預注平邱在陳留

長垣縣昭二十三年經吳吳大敗楚之黨六國於雞父昭二十三年經吳公如晉而大辱春秋為之

諱而言有疾昭二十三年經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由此觀

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亡榮辱之

要也先楚莊王卒之三年晉滅赤狄潞氏及甲氏留吁

宣十六年晉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十八年先楚子審卒

楚子族卒杜預注甲氏留吁赤狄別種先楚子審卒

之三年鄭服蕭魚襄十一年伐鄭會于蕭魚十三年晉

侯周卒一年襄十五年先楚子昭卒之二年與陳蔡伐

鄭而大克襄二十六年楚子蔡侯陳侯其明年楚屈建

會諸侯而張中國襄二十七年卒之三年三當諸夏之君朝

於楚襄二十九年楚子卷繼之四年而卒昭元年楚其國

不為侵奪而顧隆盛強大中國不出年餘何也楚子昭

蓋諸侯可者也天下之疾其君者皆赴愬而乘之兵四

五出常以眾擊少以專擊散義之盡也先卒四十當衍

五年中國內乖齊晉魯衛之兵分守大國襲小官本按

小諸夏再會陳儀齊不肯往襄二十四年會于陳儀次

注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地司馬彪郡國志曰東

郡聊城有夷儀聚薛瓚曰今襄國西有夷儀去襄國百

餘里按陳夷儀吳在其南而二君殺當作弒襄二十九年

二傳作夷儀吳在其南而二君殺閻弒吳子餘祭昭二

十七年吳中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當作弒襄二十

弒其君僚中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五年齊崔杼弒

其君光二十六年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慶封劫君亂國官本按劫他

之徒聚而成羣襄二十九年經夏叔孫會晉趙武楚屈

許人曹衛術據陳儀而為諛襄二十五年傳陳儀者何

人于宋衛術據陳儀而為諛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

衛諛君以弒也師古曰林父據戚而以畔襄二十六年

諛詐言也音虛袁反也為衛之河上邑宋公殺其世子襄廿

年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譬如於文宣之際中國之君

五年之中五君殺當作弒文十六年宋人弒其君處曰

三年晉趙盾弒其君夷律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庶其宣

其君夷官本按他本無於字之中他本作中之以晉靈

之行使一大夫立於棗林杜預注棗林晉地熒陽宛陵

隱曰劉氏云林地名蓋春秋時鄭地之棗拱揖指擻諸

林在太梁之西北徐廣云在宛縣非也拱揖指擻諸

侯莫敢不出宣元年經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此猶

隰之有泮也原注一作濕之有泮按王本泮作拔誤詩

也言淇與隰皆有厓峯以自拱持

今君子放恣心意會無所拘制

盟會要第十

總目作會盟要隱元年注凡書盟者惡之也為其約誓太甚明黨深肯之生患禍重胥命于蒲善近正是也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

至意雖難喻蓋聖人者貴除天下之患貴除天下之患故春秋重而書天下之患徧矣以為本於見天下之所

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之患何謂哉官本按他本無之字天下

者無患者字當在何謂之上然後性可善性可善然後清廉之化

流王逸注不求曰清不受曰廉清廉之化流然後王道舉禮樂興其

心在此矣傳曰諸侯相聚而盟官本按盟他本誤作明君子修國

曰此將率為也哉是以君子以天下為憂也患乃至於

弑君三十一六誤一作一亡國五十二細惡不絕之所致也太史

公自序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

辭已喻矣故曰立義以明尊卑之分強幹弱枝以明大

小之職春秋漢含孽曰強幹弱流天之道宋均曰流猶枝也大傳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眾起

兵殺不義者所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陸宣公奏議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

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大小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

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

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別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義采馭輕天子之大權也

撫託意以矯失禮善無小而不舉惡無小而不加以純

其美別賢不肖以明其尊太史公自序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

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親近以來遠因其國而容天下名

倫等物不失其理官本按倫他本誤作何公心以是非賞善誅惡

而王澤洽始於除患正一而萬物備太史公自序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

故曰大矣哉其號兩言而管天下官本按號他本別

者道之管也天此之謂也管鍵也荀子聖人也

正貫第十一荀子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一廢

知應變貫之大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

春秋大義之所本耶大史公自序故春秋者禮義之大

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

弗獨有也至于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

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六者之科六者之

指之謂也然後援天端隱元年疏天端即春也故春秋

之端正王者布流物而貫通其理則事變散其辭矣故

志得失之所從生而後差貴賤之所始矣論罪源深淺

定法誅然後絕屬之分別矣立義定尊卑之序而後君

臣之職明矣漢書朱博傳春秋之義載天下之賢盧本

王本方表謙義之所在官本按謙他則見復正焉耳幽

作定隱不相踰而近之則密矣而後萬變之應無窮者故可

施其用於人而不悖其倫矣是以必明其統於施之宜

故知其氣矣然後能食其志也知其聲矣而後能扶其

精也知其行矣而後能遂其形也知其物矣然後能別

其情也故唱而民和之

子虛賦千人倡萬人
和師古曰倡讀曰唱

動而民隨

之是知引其天性所好而壓其情之所憎者也如是則

言雖約說必布矣

原注說一作德

事雖小功必大矣聲響盛化

運於物散人於理德在天地神明休集并行而不竭盈

於四海而頌聲詠

官本校頌他本誤作訟無聲字

書曰八音克諧無相

奪倫神人以和乃是謂也故明於情性乃可與論為政

不然雖勞無功夙夜無寤思慮倦心猶不能睹故天下

有罪者三示當中孔子之所謂非尙安知通哉

盧注文訛難曉

十指第十二

何休文諡例有三科九旨旨者意也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

也雖然大略之要有十指

官本校他本無之字

十指者事之所繫

也

官本校他本無所字

王化之由得流也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

也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

指也強幹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別嫌疑異同類一指

也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一指也親近來遠同民所

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質一指也

白虎通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

再而復大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

木生火火為夏天之端一指也

切譏刺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天之端一指也

賢良策故春秋

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

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

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

應此言言天之端也

矣見事變之所至者則得失審矣官本按則得他本作得則因其所

以至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強幹弱枝大本小末則君

臣之分明矣東漢宋意諫寵二王春秋之義諸文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

陛下德業隆盛當為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別嫌疑異同類則

是非著矣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承周

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

恩達矣木生火火為夏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而次矣

次一作均切譏刺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則天所欲為行矣

統此而舉之官本按他本行矣下有切仁往而義來德

澤廣大衍溢於四海師古曰衍溢言有餘也陰陽和調萬物靡不

得其理矣說春秋者凡用是矣此其法也

重政第十三管子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

唯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隱元年注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

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政則位以諸

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天之政則不得即

位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

法故先言春而後言春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承其化

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并見相須成體乃天人

之大本萬物之所繫不可不察也終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

功原注終一作故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

天地終始也隱元年注變一為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

有泉流之原有泉流之原故人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

氣之始如水之

有泉流之原

有泉流之原

變故元者為萬物之本

隱元年注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

而人之元

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

官本按他本無前字上乎字王本作之下在字

存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

而共違其所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為也繼天

之所為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乃天地

之元

官本按乃他本作及

天地之元奚為於此惡施於人大其貫

承意之理矣

盧注惡讀曰鳥

能說鳥獸之類者非聖人所欲說

也

官本按他本無欲字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知其分

科條別貫所附明其義之所審勿使嫌疑是乃聖人之

所貴而已矣不然傳於眾辭觀於眾物說不急之言而

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

荀子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

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

奚以為哉聖人思慮不厭晝日

繼之以夜然後萬物察者仁義矣由此言之尚自為得

之哉故曰於乎為人師者可無慎耶夫義出於經

官本按他

本夫下衍

經傳大本也

逸雅經經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傳傳也以傳後人也

博物志聖人制作曰經賢人著述曰傳孔叢子經者取其可常也可常則為經矣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為

焉棄營勞心也苦志盡情頭白齒落

文王世子疏年穀一熟而零落人之

年老齒亦零落

尚不合自錄也哉人始生有大命是其體也有

變命存其間者其政也

官本按政他本誤作致

政不齊則人有忿

怒之志若將施危難之中而時有隨遭者神明之所接

絕屬之符也

孝經援神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注受命謂年

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日也

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

亦有變其間使之不齊如

此不可不省之省之則重政之本矣撮以為一進義誅

惡絕之本而以其施此與湯武同而有異

官本按他本無同字

湯

武用之治仁

官本按仁他本作往

故春秋明得失差貴賤本之天

王之所失天下者使諸侯得以大亂之說而後引而反

哀十四年傳撥亂世

故曰博而明切而深矣

官本按博他本

春秋繁露卷五終

番禺王國瑞陳慶修鄭權校字

